

晉

書

二
三

載記第十五

晉書一百一十五

御撰

苻丕

苻登

索綽

徐嵩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
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為將善收士卒情
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
堅之死也不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
平州刺史苻冲頻為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
和龍薊城宮室率眾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
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
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苻冲守壺關率騎一萬
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南立
堅行廟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安置百官以張蚝為侍中司空封上
黨郡公王永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
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

公苻冲爲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平王俱石子爲衛將軍僕陽公楊輔爲尚書右僕射濟陽公王亮爲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梁暢爲侍中徐義爲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爲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己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

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若奉爲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群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具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壁集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及光戰于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爲光所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充爲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爲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侯苻紹爲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謨爲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爲鎮北大將軍督幽并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王充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

衡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
壁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爲驃
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爲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興車
騎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
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弃背萬國四
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振
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
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即事栖
谷揔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沖繼凶于
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行
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澤
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勲舊
豈忍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心
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効義之士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

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
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
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勦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慕
容麟攻王兗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聚衆應麟
充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賊號稱義兵何
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世大戮身
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爲吾吏親尋干戈競爲戎首爲爾君者不
亦難乎今人何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
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
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
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旣而城陷兗及固安侯苻鑒並爲麟所殺不
復以王永爲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爲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初王
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
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人夜襲廣

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既而襲王廣敗之
廣亡奔秦州爲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興既敗王廣謀伐
王統平上邽枹罕諸氏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
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
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
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
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丕又進王永爲左丞相苻纂爲大司馬
張蚝爲太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爲司空苻沖爲
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爲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
領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
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
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爲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
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
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煙毀發

丘墓毒徧存亡痛纏幽顯雖黃巾之害於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
方之未爲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勦
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
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建忠
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不皆就
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
擊葦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奕于率鄯善王胡貳
叱護羌中郎將梁荀奴等與葦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強京戰于孫
丘谷大敗之杞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
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葦不
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
諸軍決之衆以爲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劒而前曰今天下大亂
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
衛公朽老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

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
異議乃奮劒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
帥遣使於丕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
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丕留王騰
守晉陽楊輔成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姚萇慕
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永
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爲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于襄陵王永大
敗永及石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
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爲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楊威將軍
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
廷赦而不誅歸之於苻宏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
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
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万奔據
杏城苻登稱尊號僞謚丕爲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永

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而敗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爲符生所殺堅卽僞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爲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粗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群好爲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折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爲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攝司馬事

登既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
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衆從之敢
死人肉輒飽健能鬪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
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丕敗不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
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爲丕發喪行服三軍
縞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
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殷彊豺狼梟
獍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於斯大王挺劔西州鳳翔秦隴
偏師暫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
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
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
內改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輶羽葆青蓋車建黃旗
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爲啓主而後行繕甲
募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

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
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言
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冤下雪臣子
大恥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獻歎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鉞鎧
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稍鉤刀爲方圓大陣知有厚
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
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
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
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
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苻纂
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
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
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
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大王遠

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二縣虜師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有衆十餘万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竇衝爲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爲大將軍益州牧楊璧爲司空梁州牧苻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陸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剋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爲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彭沛穀堡陷之沛穀奔杏城萇遷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犢率衆二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爲秦公蘭犢絕之皆爲姚萇所敗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嵩堡高被殺悉坑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飢收萇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爲皇太子弁爲南安王尚爲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

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
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
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
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襄勅臣行殺
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臣爲兄報恥於情理何負昔
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
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
邪今爲陛下立神象可歸休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
萇旣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
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憚
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
以送登登將軍竇洛竇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
剋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
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吳

忠唐匡于平涼剋之以尚書符頌原爲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戍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羌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并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遣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騎將軍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楊璧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見衆爲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戶固使定率隴上諸軍爲其後繼壁留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羌遣其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於清水之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鴛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萇密遣其將任崑宗度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爲姦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誚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誚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

朕幾爲豎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將軍路柴、強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東。萇救之，不剋而退。登將軍魏褐飛攻姚當，成于杏城。爲萇所殺。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胤，而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於圖讖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登以質爲東平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爲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爲曜所敗，遂歸于萇。萇以爲將軍，質衆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金溫于范氏堡，剋之，遂渡渭。

水攻萇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牢苟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爲萇所敗據路承堡是時萇疾病見苻堅爲崇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剋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疢于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累爲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爲右丞相尋而衝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堡衝請救於姚萇萇遣其太子興政胡